



黑土美文文学丛书

感恩之歌

于岩松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土美文文学丛书

感恩之歌

于岩松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恩之歌/于岩松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6. 11

(黑土美文文学丛书/张明宇主编)

ISBN 7-5317-2046-9

I. 感… II. 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59 号

黑土美文文学丛书

Heitu Meiwen Wenxue Congshu

主 编 / 张明宇

作 者 / 于岩松

责任编辑 / 徐秀梅 于祺盛

装帧设计 / 李 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肇东市粮食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56

插 页 / 12

字 数 / 1390 千

版 次 /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120.00 元(共 6 册)

书 号 / ISBN 7-5317-2046-9

目 录

目 录

养母.....	1
继父.....	123
报恩.....	221

养 母

序 曲

1999年的除夕夜，绚丽多姿的礼花在空中飞舞，闪闪夺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欢快地炸响，不绝于耳；亮如白昼的街路让城市变为不夜城，涌满了张张喜悦的笑脸。

这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万人欢腾的夜晚。

在北国名城哈尔滨，在一间装修简洁素雅的两居室里，一家三口人正围坐在电视机前兴致勃勃地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漂亮的女主人沈小芳是一家企业的化验员，今年三十刚出头，她那当大学教师的丈夫高群，对她体贴又关爱，她那五岁的白胖儿子涛涛乖巧又可爱，难怪小芳的一些同事总是对她艳羡不已。

电视里正在播出一首歌曲，那悦耳动听的歌声，引得全家人也跟着哼唱，涛涛唱得都跑了调。

电视里又播出一个小品，那幽默诙谐的语言，那独树一帜的风格，逗得全家人不住地发笑，涛涛的笑声尤其高。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电视里传出了陈红柔美的歌声。

小芳听着，听着，她的嘴里喃喃地念叨着：“妈妈，妈妈。”她的

眼睛湿润了，她记忆深处的那根弦被扯动了，扯得好痛好痛。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大过年的，得忍着点，可别哭啊，可别扫了家人的兴。然而，她的泪花还是涌了出来。

“涛涛，你和爸爸接着看吧，妈妈要回房间歇一会儿。”小芳放下抱着的儿子站起了身。

“妈妈，您怎么了，哭了吗？”涛涛歪着头瞪着乌黑的眼睛望着她。

“是啊，小芳，正好好地看着电视，你这是怎么了？”高群望着她吃惊地问道。

“我没什么事，你陪着孩子看电视吧。”小芳躲避着丈夫的目光，匆匆离开客厅回卧室去了。

她默无声地坐在床边，任眼泪肆意地流淌，她不去擦它，也不去管它，任它浸湿了衣裳。

她走到写字台前，从抽屉中翻出一本旧影集，她慢慢地翻着，翻到一页停下了，那是一张中年妇女的二寸黑白照片。

小芳望着那无比慈祥又久违了的面容，她的心灵在强烈地震颤着，她的胸膛在剧烈地起伏着，她哽咽着说道：“妈妈，我好想您呀！如今，您还在那里吗？”

“小芳，有什么事，还不能跟我说吗？”高群走到她面前，关切地说道。

“我对不起我妈，我是个罪人，我哥也是个罪人……”小芳哽咽得几乎说不下去了。

“你妈不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吗？”高群不解地问道。

小芳让自己平静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说的是养母。”

“你还有个养母？没听你说过呀？”高群更加不解了。

“我给你讲讲她的事吧。”

此时，那尘封已久的关于妈妈的往事，扯动了小芳记忆深处的

那根弦……

李秀梅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那时，大多数人的日子过得都很难。秀梅的父亲是被人们称做“洋铁匠”的那种人，靠给别人打个水桶、打节烟囱什么的挣点钱。没活的时候就挑个挑子去走街串巷，给别人补个盆桶什么的，以此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家四口人能勉强吃上口饭。

秀梅的母亲生她的时候落了个妇女病，一天到晚总是病病恹恹的，重活不能干，只能在家里做做家务。秀梅还有一个哥哥，大她四岁，兄妹俩的感情从小就很好。

由于家庭生活的拮据，秀梅在十岁那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年才上了小学。在她小学毕业的那年，母亲的病就重了，整日里肚子疼，下身还淌血，因为没钱去医院，就按照别人给的偏方抓了几服中药，吃了也不见效。眼看着病越来越重了，父亲就四处去借钱，准备去医院，等把钱借来了，母亲也死了。

母亲去世后，父亲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整日里不是眉头紧锁闷闷不乐，就是捂着胸口自言自语：“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没有钱……”三年后，他在搬动一个大铁桶时突然死去，医生说是心肌梗塞。

这一年，秀梅高中一年级了。已经在针织厂当机修工的哥哥听说本厂要招人，急忙把秀梅领去报名，没过几天，秀梅就上班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不假，秀梅从小就帮助妈妈操持家务干惯了活，所以尽管她在机器轰隆隆作响的车间里干三班倒的活，她还是干得很出色，工作一年后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这一年，国家遇到了自然灾害。这一年，秀梅的哥哥结了婚。

秀梅的家是个旧二楼，只有一间房。父母在世的时候，就搭了个吊铺。哥哥没结婚前睡吊铺，现在哥哥结婚了，秀梅自然就升到吊铺上睡了。由于房间举架矮，吊铺离房顶很近，坐在那里刚能抬起头，一不小心，就会把头碰得生疼。哥哥嫂嫂正值新婚宴尔，恩恩爱爱，亲亲密密，秀梅老在房里待着，害怕妨碍了哥嫂，于是她吃完晚饭收拾完碗筷后，总是早早地回到她的小巢——吊铺上待着去了。秀梅是个爱学习求上进的人，虽然吊铺上灯光暗淡，她也坚持读书和学习。

第二年春天，嫂嫂生了个男孩。当时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标准很低，根本就不够吃，家家喝稀粥。嫂嫂吃不饱饭，奶水自然就少，哥哥的一点积蓄结婚时全花光了，也没钱给孩子买奶粉。孩子吃不饱，饿得一天到晚哇哇哭个不停，嫂嫂为此唉声叹气，哥哥也一筹莫展。这些，秀梅看在眼里，她就把自己上班以后省吃俭用攒的钱都拿了出来，给小侄买了当时价格很高的奶粉和饼干，这才算把小侄的一条命给保住了。

有了孩子的家，自然不能像只有大人那样安静了。夏天的夜晚，秀梅在吊铺上闷得浑身是汗，睡不着觉，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常常被小侄的哭闹声吵醒。所以，白天她总是又困又乏打不起精神来。有时她就想，要是遇上个条件差不多的有房子的男人，就早点嫁出去吧，自己有个归宿，哥嫂也能住得宽敞点。其实，这两年常有人给秀梅介绍男朋友，一开始，她觉得自己年龄小，都给推辞了。后来见了两个，她又不大满意，这婚事也就拖下来了。

秀梅所在的车间新来了一个19岁的女工张铁英，这姑娘不太会干活，又不太会来事，所以，女工们对她都有些冷淡。秀梅却不歧视她，手把手地教她开机床，生活上也关心她。

过了些天，张铁英对秀梅说：“明天是星期天，我爸妈请你到我家做客，感谢你对我的帮助，秀梅你可一定要去呀。”张铁英的语气

很恳切。秀梅想了想,说道:“好吧,我去。”

第二天,秀梅按照地址找到了铁英家的大院,铁英正在院门口等着她呢。铁英家住在大院的最里面,她的父母满面笑容地接待了秀梅。

秀梅环顾着铁英家,她家是二屋一厨,宽敞明亮,居家的摆设比自己家好多了,一看就是个较富裕的人家。

屋里还有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看着个头不高,身体挺单薄的,脸色发黄,他坐在那里没起身,也没与秀梅打招呼,眼睛望着别处,好像在回避秀梅的目光。秀梅想,这一定是铁英的哥哥了,她听铁英说过有个哥哥。

“闺女,别坐炕边,往里边坐。”铁英妈一边让秀梅,一边上上下下打量着她。

秀梅的身材苗条而纤秀,她的肌肤白皙光洁,眼睛虽然不算大,但眉毛又黑又弯,小巧的鼻子,微笑间露出洁白如玉的牙齿。看着媚气得很。

这姑娘真不错呀,铁英妈心里想着,脸上也就乐开了花。

“闺女,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 22 岁了,大娘。”秀梅的声音里充满着女性的温柔。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父母都没了,只有哥哥嫂嫂了。”秀梅的声音里流露着一丝忧伤。

“是个苦命的孩子啊,”铁英妈叹了口气,“我们铁英常跟我说,你心眼好,还懂事,还能干活,常帮助她。”

“姐妹相处,能帮上忙就帮一把,这是应该的。”秀梅笑着回答。

铁英妈对一言不发的儿子直使眼色,示意他和秀梅说话,可他却像没看见似的无动于衷,还把脸扭向一边。

铁英妈终于忍不住了,冲着儿子说道:“铁柱哇,秀梅和铁英像

亲姐俩似的，人家上咱家来了，你咋不和人唠唠嗑呢？”

铁柱的脸一下子红了，他怯怯地望了秀梅一眼，只“啊啊”了两声，又不说话了。

铁英妈不满意地瞪了儿子一眼，对秀梅说道：“这个孩子呀，打从小就不爱说话，像个木头槌子似的，闺女，你可别在意呀。”

这时，从厨房里传出了铁英爸的声音：“铁英，放桌子吧，菜都准备好了，我这就炒。”

铁英在屋中央放好桌子，又摆上了啤酒和汽水。

不大会儿，热腾腾香喷喷的菜摆上了桌子，一共六个菜。秀梅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么多菜，尤其在这自然灾害时期，能不饿肚子吃饱饭的人家就很不错了，做这么多菜，真是不容易，看来，人家真是把自己当贵客待了，想到这里，秀梅的心里热乎乎的。

“闺女，快上桌吧，尝尝大爷的手艺怎么样。”铁英爸满头汗水地从厨房走了进来，笑呵呵地说道。

“大爷，我这一来，给您添麻烦了，让您挨累了。”秀梅带着歉意说道。

“不累，不累，这是我的老本行，干惯了。”铁英爸擦着汗说道。

“大爷，您在哪上班？”

“我在粮食局食堂上班。”

“啊，要不菜炒得这么香。”

“闺女，上桌吃吧，要不一会儿菜该凉了。”铁英妈在一旁催促道。

五个人围坐在桌前热热闹闹地吃了起来。

毕竟是在别人家吃饭，秀梅不好意思多夹菜，只夹一点离自己近的菜。

坐在她对面的铁柱一声不响地把自己面前的烩肉段夹了一块送到秀梅碗里。

“秀梅姐，你到这就像到家一样，可别客气啊。”铁英把一瓶汽水送到秀梅面前。

“闺女，也不知大爷做的菜合不合你胃口。”铁英爸说道。

“闺女，尝尝这个，这是你大爷的拿手菜。”铁英妈给秀梅夹来一块牛排。

顿时，秀梅的心里滚过一阵感动，从父母去世后，她就没体验过父爱母爱的温暖了，她太缺少这种温暖了，她太渴望这种温暖了。

饭后，全家人又挽留秀梅再坐一会儿。

天黑了，铁英才把秀梅送走。

第二天一上班，铁英就来到秀梅身边，有些神秘地说道：“秀梅姐，昨天你走后，我爸妈都夸你，他们可喜欢你了。”

“你爸妈对人也好啊，那么热情。”秀梅的脸上洋溢着笑意。

“就我哥不爱说话，好像对人不热情似的。”铁英带着埋怨的口气说道。

“人的性格哪能都一样呢，这不能强求你哥。”秀梅说着，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哎，你们兄妹的名字倒挺有意思的，怎么都带个‘铁’字呀？”

“那年我哥有病时，我爸给我俩改的名。”铁英脱口而出。

“你哥有什么病啊？”秀梅不经意地问道。

“没什么大病，就是，就是一般的感冒。”铁英的神色显得很紧张，说话也不自然了。

“啊。”秀梅应了一声，没有留意铁英的表情，也没有多想什么。

铁英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像下了决心似的说道：“秀梅姐，我爸妈让我问问你，能不能和我哥处对象，我哥在粮店上班，是正式工人，我家还有一处房，离这不远，是爷爷留给我们的，你们要是处成了，那房就给你们结婚用。”

秀梅没有想到铁英会提到自己的婚事，她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要不，你和我哥先处处看，互相了解了解？”铁英望着秀梅小心地试探地问道。

秀梅心想：这家人家挺好的，老人和气，铁柱看着也老实，铁英和我又是好朋友，况且，他家还有房子，这些条件挺合适的，结了婚，自己也好早点有个家。

于是，秀梅同意了铁英的意见，答应和铁柱处处看。

这之后，秀梅和铁柱见了几次面，铁柱的话不多，谈话内容也都是工作上的事。和铁柱在一起，秀梅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说不上喜欢他，但也不讨厌他。

过了几天，张家便紧锣密鼓地张罗着要给他们办喜事。

秀梅去征求哥嫂的意见，哥嫂也同意这门亲事。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秀梅和铁柱结婚了。婚礼由张家一手操办，张家是长子结婚，客人来得还不少，婚事办得挺热闹的。

转眼到了第三天，是回门的日子。

一大早，铁柱就很烦躁，还不时用手敲着头。秀梅问他怎么了，他说头疼，秀梅说：“一会儿上街给哥嫂买东西时，你买点去痛片吧。”秀梅和铁柱到商店买了四样东西：白酒、罐头、点心、水果，然后去了哥嫂家。

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看来哥嫂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了。不一会儿，哥哥摆好了桌子，嫂嫂端上了饭菜，几个人围坐着吃了起来。

“妹夫，”秀梅哥先开了口，“我妹妹说你家人家好，你人老实，我才同意妹妹嫁给你，我可就这一个妹妹，现在交给你了，你可得好好待她呀。”

“是啊，你要是对秀梅不好，我们可不能饶你。”秀梅嫂笑着说，

语气中含着半真半假。

“哥嫂放心，我能娶到秀梅这么好的媳妇，是我的福气，我怎么能不好好待她呢？”铁柱的语气很真诚。

“好，妹夫，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来，咱哥俩先干一杯，尝尝你们买的这酒。”秀梅哥高兴地举起了酒杯。

“哥，我不能喝酒。”铁柱推辞道。

“怎么，不给哥面子？”秀梅哥不高兴了。

“不，不是，我真的不能喝。”铁柱着急地说着，又摇头又摆手。

“那好吧，我也不让你多喝，就一杯行吧？”秀梅哥做了让步。

“好吧。”铁柱迟疑地举起了酒杯。

一杯酒下肚后，铁柱的话就多了起来：“其实，我能喝，我有酒量，要不是我头疼，三杯两杯我不在乎……”

“头疼不算啥，能喝再来一杯。”秀梅哥高兴了，又给铁柱倒了满满一杯。

铁柱端起酒杯，几口就把这杯酒喝光了。这时，他的脸红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

“铁柱，你是不是喝醉了？”秀梅看他这个样子，急忙问道。

“我没醉，没醉！谁说我醉了？”铁柱嚷了起来，声音都变了调。

“哥，他可真是喝醉了，你可别再给他倒酒了。”秀梅担心地说道。

“都怨你，非得让妹夫喝，看把人家灌醉了吧。”秀梅嫂也嗔怪自己的丈夫。

“我没醉，我能喝……”铁柱嚷着，伸手去拿酒瓶，酒瓶没拿住，“咣”的一声砸在一个盘子上，盘子碎了，菜汤淌了一桌子，一个碎片不偏不斜地崩在了秀梅嫂的脸上。

“啊！”秀梅嫂大叫了一声，血顺着脸就淌了下来。

秀梅哥急忙去翻抽屉，找出了药棉花和胶布，又忙乎着给秀梅

嫂贴好。

“你要耍酒疯回家要去，别在这耍！”秀梅生气地用手指着铁柱说道。

“谁说我要酒疯了？”铁柱用一双发红的眼睛狠狠地瞪着秀梅，“再说我揍你！”

“你这不是耍酒疯是什么？”秀梅气得手直哆嗦，脸都变了色。

“让你说我！”铁柱气势汹汹地操起一个饭碗，猛地向秀梅砸去。

秀梅机灵地往旁边一闪身，饭碗“嗖”的一声从她耳边擦过，砸在了玻璃窗上。“哗啦”一声响，玻璃窗的碎片四处飞溅，崩得满屋都是。

“哇哇……”刚睡着的孩子也被惊醒了，大声哭起来。

“你，你……”秀梅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她强忍住眼泪没让它掉下来。

秀梅嫂阴沉着脸抱着孩子，一声不吱地坐在床边。

秀梅哥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站在那直喘粗气。

铁柱却旁若无人地坐在桌边又喝了起来。

突然，秀梅转身向外跑去。身后传来哥嫂的声音：“秀梅，你要上哪去？”

“我上他家去！”秀梅应了一声，又向前跑去了。

秀梅狼狈不堪地、气喘吁吁地在街上跑着，路上的行人都停下脚步奇怪地望着她。

两家离得不太远，一会工夫，秀梅就跑到了铁柱家。

她推开门闯了进去，铁柱爸妈都在家，他们见秀梅这个样子，都吓了一跳。

“秀梅呀，你这是咋的了？”铁柱妈问道，现在她已经不称秀梅为“闺女”了。

“有啥事坐下慢慢说，别着急。”铁柱爸不慌不忙地说道。

秀梅坐了下来，拢了拢头发，平静了一下，然后对他们说道：“爸、妈，我问你们个事。”

“啥事？”老两口齐声问。

“铁柱的事，今天我们回门，他喝了两杯酒，就把我哥家作得不像个样子了，把我嫂子的脸都弄破了，还拿个饭碗砸我，要不是我躲得快，脑袋都得开了花，他以前在家也要过酒疯吗？”

老两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吱声。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秀梅追问着。

铁柱爸叹了口气，说道：“秀梅呀，我跟你说实话吧，他不是要酒疯，他一犯病就这样。”

“他有什么病？”秀梅惊异地问道。

“精神病。”铁柱爸无可奈何地说道。

“啊！”像惊雷突然在头顶炸响，秀梅一下子被震瘫在椅子上。这太出人意料了，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秀梅呀，”铁柱妈开口了，“按理说这事我们办得是有点对不住你，不该瞒着你，我们寻思你心眼好，能干活，日后能担待他照顾他，我们老两口这么大岁数了，又不能跟他一辈子，要是没人管，他以后咋办呢？”

“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了，怕你不同意呀。”

“你们这不是欺骗我吗？”

老两口又面面相觑不说话了。

屋子里静得很，只听见时钟的滴答声。

“秀梅呀，铁柱这孩子可怜呀，十岁那年，他就犯病了，他爷爷有这个病，传到他这了。以后一累着气着吓着，他就好犯病，这次犯病可能是累着了，结婚前，他起早贪黑忙了十多天，我们也疏忽

了,忘了让他吃药。这孩子,可把我们愁坏了,我们寻思你是个好姑娘,把他交给我俩能放心,谁知道他这么快就犯病了,秀梅呀,爸求求你,你就可怜可怜他,将就将就他吧。”铁柱爸说着眼圈就红了。

“妈也求你了,你可不能扔下他不管哪,你要扔下他,他那病不就更重了?”铁柱妈说着就哭了。

秀梅软绵绵地坐在那里,她几乎动不了了。

过了一会儿,铁柱爸小心翼翼地问秀梅:“要不咱爷俩先上你哥家把铁柱接回来再说?”

秀梅费力地站起了身,缓缓地向门外走去。

铁柱爸紧跟在她身后。

当他们走进秀梅哥家时,看见铁柱还在那喝呢。

铁柱爸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儿子架走。

他们父子刚出门,哥嫂便急切地问秀梅:“铁柱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有病。”

“什么病?”

“精神病。”

“啊!”哥哥惊得叫出了声,嫂嫂惊得差点没把手中的孩子摔下来。

“这么重的病竟瞒着我们,这不是骗人吗?这老张家办的事真够缺德的!”嫂嫂气愤地说道。

“这不是熊人吗?看我们老李家没人了咋的!爹妈没了,还有哥嫂呢。”哥哥怒冲冲地说道。

“秀梅,跟他离婚!你这么年轻,不能跟他过一辈子,不能让他毁了你。”嫂嫂义愤填膺地说道。

“对,跟他离婚!跟他过日子,吃苦受累咱不怕,可这又作又闹

担惊受怕的，谁能受得了？”哥哥慷慨陈词地说道。

秀梅低着头坐在那里沉默不语。

“秀梅，难道你还想跟他过下去不成？”嫂嫂疑惑地问道。

“我也不想和他过下去，我就是觉得他挺可怜的，我要是和他离了婚，他的病不得更重了吗？”秀梅一脸愁云地说道。

“你看他可怜，你不和他分手，你就不可怜吗？到那时，谁又可怜你呢？”嫂嫂细眉高挑，连声向秀梅发问。

“秀梅，你嫂子说得对，她是把你当亲妹妹看待的，是为你好，这是关系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不能心太软哪。”哥哥提醒着她。

“秀梅，你就在嫂子这住着，过几天就去和他办离婚，可别再犹豫不决了，听嫂子的话吧。”嫂嫂安慰着她。

秀梅无言地点了点头。

十天后，秀梅回到了自己的家。

铁柱正在床上躺着，见秀梅进来，他坐了起来，他明显地瘦了，脸色更黄了，眼睛也凹陷下去了。他怯怯地望着秀梅。

“你好些了吗？”秀梅问道，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我住了一周院，现在好些了。”铁柱的眼神还有些呆滞。

秀梅在想着该怎样和铁柱谈离婚的问题。

铁柱望着秀梅，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像下了决心似的说道：“秀梅，那天在你哥家，我真是闹得太不像样了，我知道是我们家骗了你，所以第一次和你见面时，我不敢和你说话，我不知道该和你说什么。但我又不能不听爸妈的话，让他们伤心，所以也跟着骗了你，真是对不起你。这几天，我想了很多，这么多年来，爸妈跟我操碎了心，上透了火，我这病每年得犯几次，轻则五六天，重则一二十天，一犯病就搅得全家不得安宁，这几年，我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都结婚了，我也很想有个自己的家呀，可我这样的人，哪个姑娘肯嫁给我呢？哪个姑娘愿意往火坑里跳呢？那天，你到我家来了，我